

《破·地獄》

放下執念渡已渡人

THE LAST DANCE

東西影畫

電影《破·地獄》已公映逾一個月，港澳票房突破1.3億，超越去年同由黃子華主演的《毒舌大狀》，躍升香港華語片票房首位。該片自放映以來一直話題不斷，不少討論集中於戲中儀式的真確性、戲中人行為操守的專業性，媒體也陸續拜訪現實中的喃嘸師傅、執骨師、禮儀師，甚至還有人引經據典探究「地獄」到底是怎麼樣。導演陳茂賢日前承諾會有加長版本，被刪掉戲份的岑珈其、谷德昭將會重新登場，也有看頭。

羽羊

▲道生（黃子華飾）與文哥（許冠文飾）從衝突不斷變成忘年之交。



▲許冠文飾演喃嘸師傅文哥。



▲道生經明叔（秦沛飾）接手殯儀業務，成為喪禮經紀人。



▲衛詩雅飾演文哥的女兒文明，是一個救護員。

近日筆者「二刷」，那是一個工作天的下午場，戲院仍然坐滿七、八成觀眾，相信夜場、假日場更收旺場，《破·地獄》效應仍然熾熱。據悉內地版本跟香港版本稍有不同，不知有多少內地觀眾為求嘗得原汁原味，特地來港看戲？

議題複雜巧妙對碰

《破·地獄》以香港殯儀業為主題，題材獨特，涉及喪葬文化、道教喪禮科儀法事「破地獄」等等，本來已有神秘、獵奇色彩，特寫本地喪禮風貌，更把「破地獄」這項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重新呈現人前，對本地觀眾也有吸引力。雖然類似主題的本地影視作品不多，但在舞台上卻有黃詠詩的獨腳戲《破地獄與白菊花》、曾景輝以破地獄為靈感發展成舞蹈作品《時空觀》等等，創作人常藉作品探索禁忌與生死議題。記得曾景輝曾在訪問中說過，「破地獄」根本就是一场精彩表演，《破·地獄》也呈現喃嘸師傅誦經唸咒、把油噴向火堆、以長劍擊碎瓦片、抱牌位跨獄盤等儀式動作，都叫觀眾看得目不轉睛。

全片通過多個對照以至對立面，構成戲劇衝突與張力，譬如「構成與白事、婚禮與喪禮、人間與地獄、專業與外行、道袍與西裝、救護業與殯儀業、文與武（喪禮經紀與喃嘸師傅）、男與女、老與幼、生與死，統統都是複雜命題，難得在《破·地獄》逾兩小時的篇幅裏編排得有序，巧妙對照，編劇應記一功。

黃子華飾演的魏道生，受疫情影響生意一落千丈，從婚禮策劃師轉型做喪禮經紀人，跟資深喃嘸師傅文哥（許冠文飾）組成一文一武組合，從零開始由頭學起，從一開始處處碰釘撞板被文哥揶揄數落，到後來甚至學曉為先人淨身穿衣化妝甚至防腐，漸漸贏得文哥尊重，同拾食飯飲茶宵夜合唱《客途秋恨》，終於認同他是一拍一揸、靈活應變等香港精神，甚至在特殊情況下走「精面」，也很港人。

破舊立新引人反思

全片重點當然落在電影金句：「不只死人要超度，生人也需要破地獄，生人都有好多地獄。」苦難困境當前，《破·地獄》其實是從死到生、以死說生——堅持把兒子遺體製成一木乃伊的甄小姐（韋羅莎飾）、欲見摯友最後一面但被其家人拒諸門外的蘇蘇（梁雍婷飾），以至文哥一對子女志斌（朱栢康飾）、文明（衛詩雅飾），都得到道生的「特別」安排，圓了心願，解開心結，得到釋懷。



▲文哥、文明、志斌（朱栢康飾）及妻兒。

那些「特別」安排，都涉及爭議，就像蘇蘇在喪禮丈夫黎先生（白只飾）厲聲阻止下仍得到放行、非死者家屬卻分得骨灰；文明有違破地獄習俗，以女兒之身穿上道袍，與哥哥一起為父親破地獄……姑勿論做法是否專業是否道德是否正確，道生的做法，是規矩不外乎人情。到底是因循規範必然令眾生受苦，還是必須突破框限才能得到超脫？電影名字早說了，重點就是一個「破」字——破例、破舊、突破，哪些原則無論如何都要恪守，哪些灰色地帶可以鬆綁，這些都是電影要我們反思的東西。再談下去，便是形式主義與否的大論辯。

人物刻畫立體鮮明

全片鋪排過渡流暢縝密，層層扣連，人物刻畫立體鮮明，是好好講故事的電影教材。衛詩雅的表演叫人眼前一亮，演活了強作硬明堅強，但其實早因家庭、愛情、工作令內心百般受傷的女子，她那嬌柔外貌很有說服力。朱栢康的演繹到了後段更加突出，跟妹妹醫院對峙一幕叫人印象深刻。許冠文已成功地從昔日笑匠，昇華至八面玲瓏的老師傅，於戲中飾演不僅變通也不懂與人溝通的老師傅，演繹到位置有戲味。

黃子華現在無論主演電影還是舞台劇都是賣座保證，大家對他的表現可能有更高要求，他在《破·地獄》以一貫個人化腔口和節奏演繹，演那些喜鬧劇棟篤笑當然最合適不過，但跟其他演員放在一起對話互動，略嫌有點格格不入；最後古戰一眾喃嘸師傅，叫人想到其前作的大狀影子，但後者是據理力爭，前者道理人情兩不通分明趕客，效果迥異，也未必說服到觀眾。

無論如何，《破·地獄》憑票房佳績已肯定被寫進本地電影歷史裏。願觀者也得到某種釋懷和能量，哪怕地獄人間、輪迴塵世，也能一再突破，下一站再馳騁。

《老槍》：演繹困頓中的人性掙扎

何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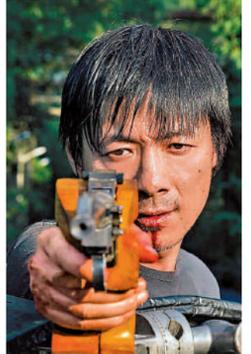
「老槍」是一把留作紀念的，一種單發裝填的慢速半自製比賽用槍。香港最近的影片比較沉重，《老槍》這部影片所涉及的内容我覺得剛好和《破·地獄》、《爸爸》形成鼎足之勢，故事講述的主題是：生活困境下對善良人性的堅持、人生道路的選擇和對自己、所愛的及所關懷的人那種情感壓抑的釋放與解脫。

命運與時代交織

故事背景是上世紀80年代初的中國重工業中心東北。當年在計劃經濟中規模越大、重要性越強的單位都以為成員提供全方位社會服務和福利為模式，因此像在東北這種規模大單位聚集的地方，其單位職工的生活都是被單一單位所覆蓋，因此對單位的依賴性很強。經濟改革使得過去的計劃經濟突然被市場經濟取代，許多工廠陷入處於停頓或半停頓狀態的困境，工廠發不出工資。經濟的停滯，使得就業管道也很少，整個社會的失落感非常強烈，所有人都被夾在生存的困頓之中，每個人都在道德底線上掙扎。



曾經是省射擊隊優秀運動員的顧學兵因傷退役，成為了奉林鐵合金廠的一名保安。由於盜竊事件頻生，保安的職責變得很重要。一次他們抓到了幾個盜賊，然而老顧的同事文哥卻敲詐了盜賊一些零錢作為交換條件，私下把人都放了，這讓老顧非常厭惡但又無可奈何。他需要這份工作卻又不願同流合污，這不僅使得他厭惡自己，也在同事中成為了另類。隨著偷竊越來越嚴重、偷竊的東西越來越貴重，他發覺廠裏領導們也涉及到了偷竊裏面，但原因卻並不是他想像的那麼簡單，而是工廠發不出工資，只好暗中借偷竊的途徑變賣工廠的資產給廠裏員工補發些生活補助。但這無法公開的秘密也無疑將他們自己推入了犯罪的泥坑。更糟糕的是變賣所得的資產引來了真正罪犯，他們在廠慶發補助金的時候施行持槍搶劫。為了工廠所有人、也為了維護自己人生的道德尊嚴與底線，老顧拿起那把承載了他青年時最自信、最勇猛、最高光時刻的老槍，單槍匹馬迎戰整個持槍搶劫的犯罪團夥。



▲在《老槍》中，祖峰飾演射擊運動員顧學兵。

▲《老槍》以上世紀80年代初的東北為背景。

那個時代的蕭條，雜草叢生的廠區、荒廢的廠房、鋪滿灰塵的機器以及憋屈憤怒的人群……與男主角帶着榮光的過去和驕傲對比社會現實的變遷構成並列的相同命運。「老槍」作為影片的核心意象，不同於失去原有價值被偷竊、販賣的舊車床，那把屬於自己的老槍是他精神支柱的全部，也是他對抗現實的倔強執念體現，並最終帶給他希望的新生。

作者註：《老槍》獲得第36屆東京國際電影節最佳藝術貢獻獎。

西餅皇后李曾超群傳記出版

【大公報訊】《平凡中的不平凡：香港西餅皇后李曾超群》近日由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該書由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退休教授梁偉賢聯同倪耀芝合著，以27萬字立體呈現香港西餅皇后李曾超群大起大落的傳奇一生。新書發布會日前於中文大學書店舉行，作者梁偉賢現場分享今次傳記的特別之處，還有撰寫的過程。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常務副院長李敏和高達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創辦人鄒潔瑜亦有出席，並分享對本書的看法。

梁偉賢首先提到，當初受李曾超群邀請，為其撰寫傳記《平凡中的不平凡：香港西餅皇后李曾超群》，其後花上長達20年才能完成的原因和難處。另外，梁偉賢亦講到李曾超群在暮年仍研發健康糕點和寫過過敏症的食譜，完全表現出從平凡到不平凡，再從平凡到傳奇的一生。

李敏表示，當初通過作者梁偉賢夫婦與李曾超群結識，兩人之後共同主持電台節目《藥膳廚房》，認為她充滿了樂觀進取的獅子山精神；鄒潔瑜則感謝李曾超群在相識前後，一直對她和妹妹的啟迪和鼓勵，讓她們如今得以圓夢。

在答問環節中，梁偉賢表示撰寫傳記講求內容傳神透明，但亦要兼顧傳主人感受，故兩者需要小心保持平衡。希望讀者閱讀本書，從中獲得鼓勵。



▲梁偉賢、倪耀芝著《平凡中的不平凡：香港西餅皇后李曾超群》。